

千年胡杨诠释生命韧性

杨亚伟

那年八月，塔克拉玛干沙漠像熔金炉一般，热浪在沙丘间流淌。

我站在沙漠边缘，望着远处那片倔强的绿色屏障——胡杨林正以千年不变姿态，抵御着风沙侵袭。初次到新疆，当地朋友告诉我，这些树会在深秋蜕变为金红色，那时整片沙漠都会“燃烧”起来。更令我震撼的是，胡杨“生而千年不死，死而千年不倒，倒而千年不朽”的生命传奇。我的心底漾起层层涟漪，这份美好一直珍藏心中。

五年后，当我到新疆工作，在奎屯市毗邻的农七师再次遇见胡杨时，那份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清代诗人纳兰性德曾写下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但胡杨给予我的，却是“重逢亦如初相识”的惊喜。那些虬曲的枝干依然保持着与风沙搏斗的姿态，树皮皴裂如战士的铠甲，在夕阳下泛着青铜般的光泽，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。

据《西域闻见录》记载，张骞出使西域时，就曾被胡杨的顽强所震撼。他在给汉武帝的奏章中写道：“大漠有木，其状如龙，其性如铁。”这让我想起林则徐贬谪新疆时，在日记中描述胡杨“虽枯犹立，虽死犹生”的句子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文人墨客、戍边将士都曾在这片土地上，与胡杨完成过跨越千年的对话。他们或挥毫泼墨，或持剑守疆，无不被胡杨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染。

在农七师130团辖区的胡杨林中，每一株古木都镌刻着岁月的印记。它们或如虬龙盘踞，或似铁骨铮铮，在风沙中演绎着生命的壮歌。

当地老人说，这片胡杨林见证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，当年的清军就驻扎于此，左公常在这片树林中议事。如今，抚摸树身上深深的裂纹，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，感受到左公“抬棺出征”的豪迈与坚定。

王维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意境，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切的诠释——那孤烟是历史的烽火，那落日是英雄的余晖。

胡杨的根系能深入地下30米寻找水源，这种生存能力令人叹服。就像苏轼在《定风波》中所写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胡杨以它特有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从容。每当看到它们扭曲的枝干依然指向蓝天，就会想起谭嗣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的豪迈。胡杨不是简单地活着，而是在用生命诠释着存在的尊严，在逆境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深秋时，我趁周日专程去欣赏胡杨换秋装。果然如新疆朋友所言，整片林子仿佛被晚霞点燃，金红交织，美得惊心动魄。这让我想起李商隐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诗句。但胡杨的凋零从不可悲，因为它们知道，每一片落叶都是新生的序章，每

一次枯萎都是重生的铺垫。这种轮回的智慧，不正是庄子所说的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吗？它们在生死之间，演绎着生命的永恒。

在这片土地上驻足远眺时，我常常思考人生的意义。这些倔强的生命让我领悟到，真正的坚守不是固步自封，而是在适应中保持本色。就像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写的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”，胡杨之所以动人，正因为它们选择了最艰难的生长环境——就像那些把根深扎在这里的人们一样，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，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不朽的篇章。

静静地站在这些千年古树前，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在风中回荡。它们用三千年的生命历程，诠释着生命的真谛，教会我们何为坚守，何为永恒。这何尝不是胡杨给每一位遇见它的人，最珍贵的礼物。

我的“糊涂”老爹

程立群

要说世上有人以糊涂闻名，我觉得我父亲必居其一。然而，他糊涂中夹着些天真，天真里还掺了些莽撞，莽撞处竟透出几分达观来。这些品性杂糅一处，便成了我童年记忆里那位令人啼笑皆非的父亲。

父亲待我们兄妹，向来采取“随缘养法”。我小时候，有一次坐父亲自行车后座，脚不慎卡入轮辐，顿时疼痛难忍。他老人家可倒好，感觉蹬着费力，不仅没停下来看看咋回事，竟站起来更使劲地蹬。我在后头疼得龇牙咧嘴，他在前头累得汗流浹背，各忙各的。等车子停下来，我的脚脖子已肿得像馒头，他却疑惑道：“我说今儿个的车怎地这般重呢！”

我11岁那年中秋，父亲带我去市里办事，将我放在东风电影院门口，只说“去去就回”。结果，直到日头西斜，才见他满面红光地从一辆车上下下来，原来是遇到老熟人，被拉去吃饭了。他竟说：“横竖你也这么大了，总不会让人拐了去！”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心想着，人贩子要是真来了，只怕我会自愿跟走混顿饭吃。

他对我小弟做得更夸张。有一次，父亲带4岁的小弟去看病，小弟嚷着要吃果子，父亲竟将他独自留在镇医院门口，自己去集市买。回来后不见小弟的踪影，他也不急，周围喊了几声没结果便决定先回家再说。要知道，我家离镇上有10里地呢！万幸，他半路上遇到了正哭哭啼啼朝家跑的小弟……

父亲“忘事”是一绝。有一次我们去交公粮，排一上午队还没办完，他就让我守着位置排队，自己先去吃饭，还说片刻即回。谁知他这一走便没了影，直到进家门才猛然想起：公粮未交，儿子还在粮站门口傻等呢！

干农活时，我们都不愿和他搭档。就拿拉平板车来说，别人家都是父母拉车，车上载着小孩儿，我家反其道而行，空车时他稳坐车上，我们几个小的拉车。他还振振有词：“这叫锻炼尔等吃苦耐劳。”我们私下嘀咕，这分明是他在偷闲躲懒。

他的糊涂有时险些酿出大祸。有一次，他锄地归来，肩上同时扛了锄与镢，因两件工具的柄长短不同，他边走边调整。谁知锄头猛地向后一荡，正巧刨在他后脑勺上，顿时血流如注。这事让村里人传为笑谈，说见过锄地的，没见过锄自己脑袋的。

还有一回，父亲与祖父一起去割麦，两人起早贪黑干了一天，直到母亲送饭到地头，才发现割的是别人家的麦子，白忙活一场。

最惊心动魄的，当属他那回做木工活。他在平板车上钉钉子作记号，不料钉子穿过木板露出尖锐的钉子头。他倒也知道危险，还特意在旁边钉了个“注意危险”的标记。没想到，转身时裤腿恰好被钉子尖钩住，划破了动脉，血如泉涌。邻居赶紧用被单勒紧伤口，用平板车把他送到镇医院……

如今回想起父亲这些往事，确实有不少惊险之处，所幸终未酿成大祸。他的糊涂虽总让人捏一把汗，可他内心却自有一套逻辑：自行车蹬不动便使劲蹬，孩子丢了便先回家再找，受伤了便勒紧伤口……这种莽撞中的从容，糊涂里的达观，竟也在不知不觉间传给了我们。

或许，生活本就不需要太多精明的算计，偶尔学学我父亲，蹬不动时站起来蹬几下，卡住了便停下一笑，反倒能蹬出自在的人生路来。

“谎言”里的暖光

朱思艳

母亲的一生，似乎在编织着一场场“骗局”。长大后我才发现，那些年少时曾让我信以为真的谎言背后，都藏着浓浓的暖意。

小时候家里不富裕，我像期盼过节一样盼着吃肉的日子。有一次，妈妈买了1斤肉，油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，我就急不可耐地往嘴里塞，酱汁蹭在嘴角也顾不上，含糊不清地催妈妈快吃。不过，妈妈像没听到一样，手里的筷子径直伸向旁边的土豆丝，伴着米饭咽下去之后，才指了指我的碗：“你喜欢就全吃了，我不爱吃肉，太油腻了。”那天晚上，我路过厨房的时候，看见妈妈认真地用勺子刮着我碗里残留的米饭，连着勺子上沾到的肉汁都仔细舔进了嘴里。我站在门边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，妈妈不是不爱吃肉，只是把好吃的都给了我。

这，只是她诸多“谎言”里的冰山一角。有一年腊月，妈妈带我去集市上买新衣服，但她自己还穿着旧棉衣，袖口都已经起了毛边，隐隐可见里面的棉絮。“妈，你也买件新棉衣吧，可暖和了！”妈妈拍了拍自己的棉衣，对我说：“我这件棉衣是实心棉，压风，可比这新的暖和了。”回家路

上，风刮得人脸生疼。我把手伸进妈妈的衣兜里取暖，触摸到的不是温暖，而是一阵透骨的凉意，妈妈那件穿了很多年的旧棉袄，里面的棉花早就板结得一块一块，存不住多少热气。她的“谎言”，是用爱为我织就的温暖，为我遮挡生活的寒冷。

后来，我读书工作离家越来越远，没想到她的“谎言”还在继续。每次打电话回家，她都说自己很轻闲，直到有一天，爸爸通知我说妈妈住院了。病房里，她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，整只手都被纱布裹了起来。爸爸坐在床边说：“你妈想给你多攒点钱，去镇上食堂找了份工作，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。昨晚加工红薯粉时打盹，不小心将手指塞到机器里了。”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头笑着对我说：“哪有这么严重，别听你爸瞎说，医生说我这只是擦破了点皮，不碍事的。”我心头一股酸涩，妈妈的谎言里藏着她为我打造的最坚强后盾，庇护了我的整个人生。

那些藏在“谎言”里的暖光，从童年的肉汁里流出来，从腊月的旧棉衣里透出来，从她裹着纱布的手心里漫出来，照着我一路长大，从未熄灭。



AI制图